

链接

诗歌界，被记起的那些事儿

诗歌，在这个时代，被阅读、被怀念，也在被遗忘、被冷落。不论如何，总有那么一群人在热衷，他们为诗歌狂热。近来，诗坛上发生过哪些事，让我们撷取一二，去回顾一下诗歌界被记起的那些事儿。

海啸体

诗人海啸一首《可爱的中国》在微博发布以来，引起强烈反响，成为一首在网上影响最大、流传最广、网友自发接龙最多的诗歌作品。诗中“……是我的，但……不是我的”的句式被网友称为“海啸体”，并成为流行语。

《中国新诗总系》

中国新诗自诞生至今已近百年，但是并无比较完整的诗歌总集，北大新诗研究所力图填补这一空白，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组织编选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担任总主编的大型中国新诗选本《中国新诗总系》(简称《总系》)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《总系》选收了1917-2000年间的中国诗人创作的新诗作品4千余首，以每10年为一卷，另有“理论卷”和“史料卷”各一类，一共十卷。

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瑞典诗人

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是当代欧洲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，1954年因出版诗集《诗十七首》引起瑞典诗坛轰动，后来出版了诗集《途中的秘密》、《半完成的天堂》等，作品不断获得国际文学大奖。1990年患脑溢血致右半身瘫痪，但仍然坚持写作。

去年，瑞典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。

首次举办网络诗歌研讨会

第三届“中华世纪坛国际诗歌节”上，除了既定的国际原创诗歌大型朗诵会之外，还首次举办了网络诗歌发展研讨会。

舒婷、严力、白鹤、杨克等知名诗人、诗歌评论家应邀出席网络诗歌发展研讨会。网络诗歌兴起以来，它充分自由的互动平台与大量涌现的网络新语素，正在进一步激活现代汉语，推动新的汉语系统加速走向成熟。

立陶宛诗人获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

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，74岁的立陶宛著名诗人托马斯·温茨洛瓦获得最高荣誉“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”。温茨洛瓦是一位成就卓越的学者，更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当代诗人，现为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。

青海湖国际诗歌节，以地球“第三极”青藏高原的圣洁山水为地理坐标，以博大厚重的东方文明为底蕴，以国际多元文化共存与交流为语境，以绚丽的诗歌艺术为旗帜，被视为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国际诗歌节之一。

张亚琴 整理

以诗歌之名

诗歌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

孔子曰：“小子何莫学夫诗？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

时代的车轮飞速旋转，这似乎真的不是一个可以有时间、有空间肆意抒情的年代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诗歌。

安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大省，近现代传统诗坛，更是有作者纷纷崛起。而自胡适提出“作诗如作文”，打开了诗坛的新局面。在新诗的创作舞台上，安徽更是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。

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与胡适，前者为皖西怀宁人，后者为皖南绩溪人，恰恰是安徽两大文化地区中诞生的杰出人物，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。陈独秀的诗作具有丰富的现实主义内容，风格慷慨沉雄，极具震撼力；胡适以旧格律运新思想，诗词清畅如话，后人尊为现代词坛“解放派首领”，影响深远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安徽诗歌的先锋性和创新意识再次显现。这里必须要提到的一份刊物就是《诗歌报》。那是一代诗歌爱好者心中的圣殿和家园。

对于诗歌，全民狂热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？如今，诗歌变成了少数人去读去写，这是它的文学本质吗？对于一个民族而言，读诗的意义又何在……为此，我们专访了原《诗歌报》主编乔延凤。 朱玉婷/文

记者(以下简称记):有一句诗这么说——“献给无限的少数人”，您怎么看？诗歌，少数人去写，少数人去读，似乎这样才符合这种文学形式的本质？

乔延凤(以下简称乔):如果，诗歌写出来只有少数人去读，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导向。纵观古今，诗歌这种文学形式从来都是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，从《诗经》开始直到今天。比如，《诗经》中的《国风》主要就是民歌；汉乐府也是谱上曲子，在百姓中间传唱；还有就是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也是如此。

诗歌，如果变成了少数人的自娱自乐，就失去了它的文学价值。

记:纵观安徽当代诗歌史，必然要提到的一份刊物就是您主编的《诗歌报》。那是许多诗歌爱好者心灵的圣殿，对于诗歌而言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？

乔:当年的《诗歌报》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质取诗，对于刊出的作品是不是真正的诗、是不是好诗，有很好的甄别，倡导诗歌和生活深层次地相遇。

那时候，人们对诗歌非常热爱。当时，每当新一期的《诗歌报》出来的时候，很多读者都是跑了几十里路去邮局、书刊去买。后来，《诗歌报》被停刊时，很多人给我打电话，有些人说着说着就哭了。其实，好的诗歌，老百姓肯定是喜欢的。

对话乔延凤(诗人、原《诗歌报》主编)

记:3月26日，是诗人海子的忌日。直到今天，仍有很多人去怀念他，很多中小学生会背他那句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，他们可能并不一定读懂。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海子，他对当代诗坛的意义在哪里？

乔:海子的诗歌很多，当然，这首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，因为这首诗提供给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，不为名不为利，人生中还有美好的东西在吸引我们，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既平常朴素又让人心灵净化的境界。

记:现在静下心来读诗歌的人，可能已经并不多了。那么，当代诗歌阅读最大的障碍在哪里？

乔:在诗歌低迷的情况下，现在的读者很难读到真正的好诗，很多诗甚至是公开发表的也只不过是“非诗”，只是写成了诗的形式而已。读者可以去读一些曾经的、自己心目中真正的好诗。

记:有人说，“读诗的民族，往往会有一种永不褪色的贵族气质”，您怎么看？诗歌对于一个民族的意义在哪里？

乔:诗歌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。如果没有屈原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杨慎这样的人，那种民族的正气就出不来。诗歌，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正气和希望。

微时代，警惕信息碎片化对诗歌的戕害

对话何冰凌(诗人、文学评论家)

在这个无处不“微”的时代，诗歌界也悄然发生着变化。诗人们正熟练地使用微博进行诗歌传播和聚会。

1998年，在诗歌已经低迷的上世纪90年代，《文友》杂志开设《世纪诗典》专栏，每次推荐七八首诗歌，诗人伊沙的个性化点评获得了读者的认可。2000年底，《世纪诗典》随着《文友》杂志的消失宣告终结。2011年，中断了十年的诗歌栏目“世纪诗典”重新开张，伊沙先生在微博上开设《新世纪诗典》专栏，每天推出一位当代诗人在新世纪零年代(2000-2010)创作的代表作品。越来越多的诗人访问这个专栏，并加入互动。

诗人掌握微博这种话语工具，已经不是时代的偶然。无独有偶，2011年6月1日，在“首届微博中国诗歌节”上“微诗体”的华丽出场。“微诗体”的倡导者诗人高世现认为，“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，都贴近了汉语新诗的审美原则。”“微诗体”绝不同于曾经流行网络的诸“体”，其是完全借助微博而进行新的探索、新的创造的一种诗体，必须在有限的字数内完成一首诗。

到了微博时代，诗人们开始意识到，微博的独立性比博客更强，读者在文本发表后的瞬间增长体现了微博其传播渠道的速度，在微诗群体写诗则是互动与分享。

诗歌，在微时代，是否会迎来新一轮的狂欢呢？ 朱玉婷/文

记者(以下简称记):去年，诗人伊沙在微博上开设独家专栏《新世纪诗典》。您认为，这一次较之十年前的《世纪诗典》的“新”，除了传播媒介还体现在哪里？

何冰凌(以下简称何):诗歌因其形式的短小轻灵，相比较其他文体，更适合在网上传播。早期乐趣园网站上，诗歌论坛比比皆是，吸引了大批诗人前来发诗、读诗、评诗；后来博客兴起，很多人又在博客上耕种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诗友可以通过链接访问达到读评的互动；微博盛行之后，很多诗人利用微博发诗，粉丝们通过评论和转发参与诗歌活动。

微博作为新兴媒介，具有开放性、即时性、流动性和互动性的特点，从而更好地推进了诗歌的交流和传播。关于这几种媒介的区别所在，微博上有个著名的论断如下：脱了袜子你自己闻——日记；脱了袜子挂在家门口让路过的人闻——论坛；脱了袜子请朋友到家里来闻——博客；脱了袜子放在广场上让所有的人都去闻——恭喜你，你已经玩微博了。

记:无独有偶，诗人高世现又提出了“微诗体”的概念。这种被限定在140字以内的诗歌写作，和传统诗歌写作有什么不同？甚至有人提出来，“微博这一新兴媒介形式似乎正在重塑诗歌经典化的发生路径。”对此，

您怎么看，你认为微博的介入会给诗歌带来怎样颠覆性的变化？

何:个人认为“微诗体”这个提法还有待商榷。通过图片转换功能，微博诗歌其实并不受140字的限制，微博诗歌仅是依靠微博作为媒介，传播速度加快，传播范围加大，它与传统的诗歌写作并无本质上的不同，因此，我个人认为，微博的介入不会给诗歌带来颠覆性的变化。

记:在文学逐渐被边缘化的今天，微博的介入会给诗歌的写作和阅读带来更多的作者和读者吗？

何:孔子说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。中国历来是个有着良好诗教的国度。新诗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狂热幻象，到九十年代的沉寂，再到新世纪以来网络诗歌的滥觞，其实并不像人们担忧的那样，完全被边缘化，甚至发出了“饿死诗人”的呼号。

在我周围就活跃着很多诗人，在他们看来，诗歌在现实和虚拟之间真切地发生着，已成为诗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成为某种宗教的东西。比如，最近的微博上正在热传先锋诗人乌青的

作品，引发众多网友热议。很多不写诗的人参与进来，表达着各式各样的不理解 and 愤怒。我看到其中一个评论很有意思，那也是一个诗人说的：“就诗而言，写和读都需要天分，努力无用。”我很赞成这句话。

记:微博的出现可以说代表了进入一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，信息快速地被分享；而诗歌需要慢慢沉淀审视内心的过程，您觉得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，可能出现最大矛盾是什么？或者说怎么样去协调彼此的不同？

何:应当警惕这种信息碎片化对诗歌和诗人造成的可能的戕害。我们处在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，而诗人应有的敏感，会在这种信息的惊涛拍岸中受到磨损。

诗歌的创造是艰难的，传播技术再发达，也只是为诗歌流动提供介质和载体，不能直接生产诗歌，诗歌作为一种精神创造活动，还需要诗人们沉潜下来，静下心来去写，与微博上的那些喧哗和骚动保持一定的疏离。因为写作从来都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。